



册府元龜

卷之五百七十三
至七十五



13
849
191



門 4 3
849
191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五百七十三

夫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人防也故王者必斟酌前典講求遺範順時施宜有所損益故曰三王異代不相襲禮若夫改正朔易服色建廟社以脩祭法卜郊兆以定神位崇徽號以謹制度稽舊章而

册府元龜 掌禮部 卷之五百七十三

興禮樂巡幸以展義封禪以告成負展而朝諸侯折
俎而宴羣后升降上下之數周旋揚襲之制斯固從
大夫之後參外庭之議者皆得以考其質文參其隆
殺取稽古之理叶隨時之義然後奏之於天子者矣
漢氏而下咸可徵焉觀其揚權故實援述經義極討
論之致究質文之辯非多聞彊識之士疇足以稱之
哉

漢賈誼文帝時為大中大夫以為漢承秦之敗俗廢
禮義損薦耻今其甚者殺父兄盜者取廟器而大臣
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為故特但公卿俱以文按簿也言書報答為事也 三

於風俗流溢恬而不怪恬安也謂心以為安以為是適然耳言

當如此非失道也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同心而鄉道鄉讀曰嚮類

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

六親和睦六親謂父子從父弟從祖昆弟曾祖昆弟從昆弟者也此非天之所

為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為立不脩則壞為作漢

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制制度興禮樂然後諸侯軌道

百姓素樸獄訟衰息軌道言尊道循車行之依軌轍也廼草具其儀

草謂草創也立其事也天子說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

儀遂寢絳謂絳侯周勃也灌謂灌嬰也

王吉宣帝時為諫大夫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言

時一出而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

難常遇 舉明主于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于簿書斷獄訟而

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行以牧民者非有禮義

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首順一時非王

道是以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消恩愛寢薄寢古

浸字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願與大

漸也 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

之域言以仁道治之皆得其性則壽考也域界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何

以不若高宗成康周之後王太平之時也高宗毀王武宗享國五十九年故曰壽之考也

帝不納其言告以病去

貢禹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

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

文廟為太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

帝太始三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

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六十八者郡國

之類也百六十七所宗廟之數者也而京師自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

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悼皇考者宣帝之父并為百七十六

又園中各有寢廟便殿便殿者非正大之處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寢矣便殿

者寢之別殿耳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

食廟歲二十五祠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食六月七月三伏立秋豨婁又嘗

案八月先夕饋殮一太牢祭九月太牢嘗稻一太牢
 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
 一太牢如閏加一祠與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
 此上十二為二十五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
 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
 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
 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儀
 牲卒不在數中至是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景
 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
 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
 韋玄成為丞相永光四年詔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

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

所親以立宗廟親謂親臨幸處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

也今賴天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

而不定今疏遠卑賤共承尊祀共字讀曰恭始非皇天祖

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其與將軍列

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丞相玄成御史

大夫鄭玄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

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

出生於心也繇讀與由同故為聖人為能饗親立廟京師

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

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
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頌雍篇禘太祖之詩也春秋之義
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
下士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脩臣請勿
復脩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后衛思后戾太子
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
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
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
惟太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顯顯專同其與將軍列
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

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
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
祭言一禘一祫也殷大也禘禘也一一祭之也祫祭祫合也禘音大系以洽音洽
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祖父為昭子為穆
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
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
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
親疏之殺示有終也殺斬降也列所列切周之所以七廟者以
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
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

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

不世以行為謚而已謂之成王是則禮廟在大門之

內不敢遠親也遠難也音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

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

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

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

未盡如故悼皇考于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

九人以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

罪人不私其利重罪之人不及妻出美人重絕人類

賓賜長老牧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為

帝者太宗之廟庭尉忠以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

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諫大夫更始等十八人以

為皇考廟上序于昭穆非正禮宜毀于是上重其事

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

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

列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后黎庶靡不一意比

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后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

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莫盛焉高皇帝為

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

樂之孝宣皇帝乃為孝昭皇帝後於義一體一體謂俱為昭

也祖孫典禮俱為昭帝之于昭帝為從孫故云于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

皆親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

繼祖以至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

為孝宗孝景皇帝為昭考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

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

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

祖廟寢園皆復無脩奏可議者又以為清廟之詩交

神之禮無不清靜清廟周頌祀文王之詩其詩云於昭穆廟肅雍顯相又曰對越在天

駿奔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重風雨之氣非所謂清

在廟

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

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脩問音工上亦不莫切

改也明年玄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

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適讀日嫡身沒而已陛下躬

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

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脩奏可

匡衡為丞相元帝寢疾夢祖宗諱罷郡國廟上少弟

楚孝王亦夢焉帝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帝

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皇孫皇

帝共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

帝共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

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為前
 因所幸而立廟將以公海內之心非為尊祖嚴親也
 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神
 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脩皇帝祇肅舊禮尊重師
 明即告于宗祖而不敢失不敢失禮今皇帝有疾不豫迺
 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即詔
 臣衡復脩立謹按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禮皆不敢
 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父承祀之義以民
 為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脩立禮
 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為不樂是以不敢復

加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

殃大被其疾隊

隊讀口隊

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懼宜

蒙祐福惟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嚮皇
 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
 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為
 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
 親五屬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也天子奉天故率其
 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
 接于天萬世不墜繼烈以下五廟而遷墜毀也音上
 陳太祖間歲而禘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

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為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父子不得為母信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

不得信尊其母也父子去其所而為

太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為孫即上不得祭公子尊祖

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間祠皆可亡脩皇帝

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

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

溥廣也將大也欽敬也若善也稽考也商頌烈祖之篇曰

我受溥將虞書堯典曰欽若昊天

又曰昔稽古帝堯故衡總引之

疆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陳錫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陳敷也載始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言子孫承受敷錫物始也誠以為遷廟合祭久長之

策高帝之意廼敢不聽即以今日

今善也謂吉日也

遷太

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

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此福乃有不能

共職之疾

共讀曰恭

皇帝願獲脩立成祀臣衡等咸以為

禮不得

于禮不合

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

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

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

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為天

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

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以

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措罪乃在臣衡深受其殃皇帝
宜厚蒙其福祉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未保宗廟與天
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
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脩祀如故初上定迭毀
禮獨尊孝文廟為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止
於是廼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
益之禮不敢有與焉與讀曰預下同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
遂廢成帝卽位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
祠卒不蒙福接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孝惠
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

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衡又與御史大夫
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子之序莫重於郊
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
義也瘞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祭地曰瘞天之於天子
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卽
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帝幸長安郊見皇天及
北之太陰祠后土及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
陽谿谷中阨狹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
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
共音居用切 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保養也行危險之
張讀曰帳

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
昔者周文武郊於鄆鄆成王郊于維邑由此觀之天
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
祠宜可徙置安民合于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奏可
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爲所從來久遠宜
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
以爲禮記曰燔柴于大壇祭天也瘞葬於大析祭地
也大析爲于壇所析地爲方澤之形也北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
祭地於大析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合在聖王所都
之南北書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三周公加牲告

徙新邑定郊禮於維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神明
章矣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于
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
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
制定天位如禮便於是衡譚奏議曰陛下聖德聰明
上通聰與怒同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
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于天心故洪
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議也論當往
古宜于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
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于經傳

同于世上便于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爲
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
事可以末年丕天之六律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
厥土日降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
西顧北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宜如長安
定南北郊爲萬世基天子從之既定衡言井泉秦時
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
之壇以尚書裡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
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 漢書儀云祭天用練綺
帝八重用玉几飾器也
七十文樂即使
童男女俱欲也 石壇僊人祠瘞 爲路驛駒寓龍馬不

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歸地而祭上
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俟天神歌大族舞咸池以俟
地祇其牲用犢其席蒿稭 音 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
性貴誠上質不敢脩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
脩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惟至誠爲可故上
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驛駒龍馬石
壇之屬宜皆勿脩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
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郊雍鄜密上下時木秦侯
各以其意所載術也 秦文公宣
公所立 漢興之初儀制未及
定卽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

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北時未定時所不立不宜復脩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

平當成帝時為博士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意其弟子宋畢等上書言之畢音干折切下大夫

博士等議當以為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薰聽脩廢官立大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脩興雅樂以助時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之大亡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濶不講講謂論習

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鎗不曉其意而欲以

風諭衆庶其道無由風化也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

至今未成畢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

之學興廢在人宜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表顯也孔子

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小國藩臣區區小貌以

好學脩古能有所存存意于禮樂民到于今稱之况於聖

王廣被之資被借覆也脩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

而好古于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

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

劉向成帝時為中壘校尉掾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六

十枚濱水涯也議者以為善祥向因是說上宜與辟雍設

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

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其禮或曰者劉向說為難

者之言而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

后答釋也過差謂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

失錯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削者謂有所削去以刀削簡牘也筆者謂

有所增益以筆就而書也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

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豆管絃之間小不備因

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焉大

備者事之屬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失莫甚于此

而急所輕也舍廢也且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

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

自京師有諄逆不順之子孫諄垂也音節內切至於陷大辟

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嘗之道也繇與出同五常仁義禮智信人

性所嘗行之也天承千載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弊民漸漬惡

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禮貪其日饕言行險日詖饕音土高切詖音彼義切不

示以大化而獨歐以刑罰終口不改歐與驅同故曰道之

以禮樂而民和睦孝經著孔子之言也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

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為漢儒宗業垂后嗣斯成法

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

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立而哀帝即位乃止

師丹為大司空哀帝即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

趙皇帝稱皇太后而上祖母傅太后與母丁后皆在

國邸自以定陶共王為稱高昌后董宏上書言奏莊

襄王母本夏后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莊襄王始皇之父也華陽

夫人孝文王之夫人也子謂養以為子也及即位後俱稱太后且立定陶

共王后為皇太后事下有司時丹以左將軍與大司

馬王莽共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

稱引亡秦以為此喻註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

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

上欲必稱尊號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帝尊

傅太后為共皇太后丁后為共皇后郎中令冷褒黃

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冷音零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太后

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

皆稱皇之意皇者至尊之號其服御宜皆副稱之也稱音尺孕切置二千石以

下各共其職謂詹事太僕少府等衆官也又以為共立皇廟京師

帝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為宜如褒猶言丹議獨曰聖

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

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

萬民俱蒙福祐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
 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
 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竝非
 所以明尊卑上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
 議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
 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
 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
 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
 祭祀今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以備陛下
 既繼體先帝特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
 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
 臣下祭之事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
 墮之祀墮以毀也音大惟切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
 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帝意

孔光哀帝時為丞相與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
 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
 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
 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為擅議宗廟之意也
 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蒲昌
 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而

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宗祖並列子孫雖欲褒
 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
 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
 衰四夷竝侵獫狁最強於是匈奴是也至周宣王而
 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小雅六月之詩
 也薄伐言逐出之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
 獫狁蠻荆來威小雅采芣之詩也嘽嘽衆也推推盛也
 將率也言出師衆盛有如雷霆方叔又能信明其德
 既伐獫狁懲其侵暴則南荆之蠻亦威畏而來服也
 嘽音他丹切故稱中興其至幽王大戎來伐殺幽王
 推音他回切宗器宗廟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
 取宗器之器也

不絕如綫

綫縷也音思薦切

春秋紀齊侵桓南伐楚北伐山

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左衽夷狄之服言無管仲在齊

征討則皆將為戎狄也

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

伯讀

日及漢興冒頓始強破東胡禽月氏

氏讀日支

竝其土地

地廣兵強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
 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日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
 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
 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與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
 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
 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

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

罷勞無安寧之時

罷讀曰疲

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

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

昆音下

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

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

樂音來各切浪音郎

西伐大

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燉煌酒泉張掖以禹媾羗

裂匈奴之右臂

媾音而遮切

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

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為富

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

撫讀曰模

又招

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

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

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

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

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

也為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

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

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

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

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

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

甲流謂流風餘福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

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殺音所七者其正法所可嘗數

者也宗不在此數宗中變也非常數故苟有功德則

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于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

宗武丁曰高宗太甲湯之孫太丁之子也太戊太康之子雍已之弟也武丁小乙之子

周公為母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母逸尚書篇名戒以無逸

也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繇與由同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

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

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

施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灾則祀之

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于異姓猶將

特祀之况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明文又說中宗

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

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剪字與謗同茇音步

各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

禮自有堂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

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

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

世宗之廟違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

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

十九

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爲禮

去事有殺

去殺也殺漸也去音立呂切殺音所例切其下並同

故春秋傳曰日

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

禘則時享壇墀則歲貢

禘是遠祖也築土爲壇除地爲墀音兆堯切墀音善

大禘則終王

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之祭也每一王終所正祭位乃來

助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

游亦流也

彌遠則彌尊故禘

爲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嘗與祖相代此

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

無毀廟

以情推子以子光祖勿得人心禮何所建故無毀棄不禘之至也謂下三廟廢而爲虛者

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爲虛

虛讀

日墟失禮意矣

王莽平帝時爲大司馬元始中莽奏本始元年丞相

義等議

蔡義也

謚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

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

魏相也

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

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

六百家以爲縣臣愚以爲皇考廟本不嘗立累世奉

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

在伯陵之南故曰南陵

孝昭太后雲

陵園雖前以禮不復脩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

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爲孝昭

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朝未

盡不毀此兩統二父違于禮制案議奏親謚曰悼哉
 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為縣
 違離祖統乖謬本義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者
 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
 也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臣請皇考祖考廟奉明園
 毀勿脩奉明園悼國考之園也罷南陵雲陵為縣奏可恭又奏
 言王者以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
 于孝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王者尊其考
 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
 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

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
 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卯郊高皇帝受命曰雍四時
 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議初
 起渭陽五帝一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
 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時上親
 郊拜後平復詐誅迺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
 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
 也于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于汾陰
 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
 立泰一祠于其酒二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配

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
后土于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呂古以未有皇

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三年呂卒不獲祐復長安南

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

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

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大中大夫朱賜博士薛順議

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

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祀曰周官天

墜之禮墜上地字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呂六律六鍾五

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墜祗祀四望祭山川

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墜神祗之物皆至

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也海廣

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地則地理從

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故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

墜其誼一也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地

配一體之誼也天地位皆南鄉同薦鄉讀曰地在東

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於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

共牢牲用繭栗玄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每

字畝田呂事天地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同牲一燔

黍瘞用牲一黍與燎同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尤及

黍稷瘞于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

弟讀

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備

與集

此天地合祀呂祖妣配者也其制樂曰冬至

于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澤

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天地有嘗位不得

嘗合此其合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夕夏至其會

也呂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

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剛

柔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后日

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以助致

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

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順天地復聖王之制

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無復脩羣望未悉定定復奏

奏可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祀五徙焉後恭復奏曰類

于上帝禋于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

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闕助陰

陽變化實一而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于民則

乾為父坤為母
震為長男巽為

長女離為中男坎為中女艮為少男兌為少女故臣
 云六子也水火坎離也雷風震巽也山澤艮兌也
 前奏徙甘泉泰時汾陰后土皆復于南北郊謹案周
 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
 五時不合于古又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
 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
 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官義和歆等八
 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
 天上帝泰一兆曰泰時而稱地祇曰后土與中央黃
 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地祇稱皇后祇兆曰
 廣時易曰方呂類聚物以群分分羣呂類相從為五

郊兆天地之別神中燎帝黃靈后土時及日廟北神

北斗慎星中宿中宮于長安城之未墜慎與兆東方

帝太昊青靈句芒時及雷公風伯廟歲東宿東宮于

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及熒惑星南宿南宮

于南郊兆西方少皞白靈蓐收時及太白星西宿西

宮于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玄冥時及月廟兩師

廟辰星北宿北宮于北郊奏可於是長安旁諸廟兆

時甚盛矣恭又言帝王建立社稷帝王不易社者土

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

盛共與人所食呂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自為之

主禮如宗廟詩曰及立冢土

冢大也土土神謂大社也

又曰呂御

田祖呂祈甘雨

言設樂以御祭於神為農求其霖也

禮記曰唯祭宗廟

社稷為越紼而行事

紼以縮車索也言當祭則越紼行事不以私喪廢公祀也

聖

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

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所謂

大社也特又立官社配所謂五社也

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

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樹

穀樹栢樹也其子類谷故於稷種

徐州牧

歲貢五色土各一封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季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二十二

奏議

第二

後漢杜林為侍御史光武建武七年大議郊祀制多以為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光武亦然之林獨議曰當今政卑易行禮簡易從人無愚智思仰漢德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大

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后稷近周人戶知之又據以興基繇其作詩口不愆不忘率繇舊章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

張純為五官中郎將以宗廟未定昭穆失序建武十九年乃與太僕朱浮共奏言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同創革而名為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年以來宗廟奉祀高皇帝為受命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武皇帝為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春陵節侯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

太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竝列以卑則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繇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群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祀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群臣奉祀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

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以上祭於雒陽高廟成帝以下祀於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隨所在而祭焉二十六年詔純日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廢宜據經典詳爲其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爲

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儀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

曹褒章帝元和初爲博士三年詔曰朕以不德膺祖宗弘烈乃者鸞鳳仍集麟龍竝臻甘露霄降嘉穀滋生赤草之類紀於史官朕夙夜祗畏上無以彰於先公下無以克稱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隳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褒省詔乃嘆息

謂諸生日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夫人臣依義顯君
竭忠彰聖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焉遂復上疏
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從駕南巡既還
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召玄武司馬班固問改定禮
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
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
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
元年正月乃詔褒詣嘉德門令小黄門持班固所上
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
宜依禮條正始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既

受命乃次序禮事以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
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
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衆論難
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和帝卽位褒乃爲作
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擢褒監羽林左騎永元四
年遷射聲較尉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奏褒擅制
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
行

張奮和帝永元中爲司徒罷在家上疏曰聖人所美
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孔

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以脩外樂以制內丘已矣夫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其手足臣以爲漢當制作禮樂是以先帝盛德數下詔書愍傷隳缺而衆儒不達議多駁異臣累世台輔而大典未定私竊惟憂不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與先死見禮樂之定十三年更詔拜太宰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武皇

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以詔曹褒今陛下但奉而成之猶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爲制誠無所疑久執謙讓今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爲後世法帝雖善之猶未施行

陳忠爲尚書安帝永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父母死未滿三月皆無徃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祝或作役尚書孟布等奏以爲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絕

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
疏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
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
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
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
門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
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
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踬之罄矣惟壘之耻言已不
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耻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
臣有寧告之制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

凡諸國政多趨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群司營祿
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服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
爲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弊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
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
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
下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
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
所宦豎不便之竟寢忠奏

周舉爲大鴻臚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冲幼廟次宜

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加詔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爲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舉議曰春秋魯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於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下詔從之

蔡邕靈帝時爲郎中上封事曰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汗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齊戒未嘗有廢至於它祝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奉親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小信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官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書

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後爲左中即將
奏議曰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
帝卽位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
元皇帝時丞相康衡御史大夫貢禹始違大議曰非
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爲宗不毀孝宣尊
崇孝武歷稱世宗中正大夫夏侯勝等猶執異議不
應爲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較尉
劉歆據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
君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
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叅文宣廟稱顯宗

孝章皇帝至孝蒸蒸仁惠博太廟稱肅宗皆方前世
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疊權移臣下嗣帝殷勤
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宜今
聖朝遵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禮儀元帝世在第八
光武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爲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
述以下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省去五年
而再殷合食於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
魏董遇漢末爲黃門侍郎旣詣鄴轉爲散冗嘗從太
祖西征道繇孟津過弘農王家太祖疑欲謁顧問左
右左右莫對遇乃越第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卽位未

踰年而卒未成爲君弘農王卽位旣淺又爲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太祖乃過

嘗林爲太嘗明帝太和中魯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衰成侯歲時奉祀辟雍行禮必祭先師王家出穀春秋祭祀今宗聖侯奉祠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牢長吏奉祀尊爲貴神制三府議博士傳祇以春秋傳言立在祀典則孔子是也宗聖適足繼絕世章盛德耳至於顯立言崇明德則宜如魯相所上林議以爲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爲未有命也周武王封黃帝堯舜之後及三恪禹湯之世不列於時或特命他官祭

也今周公以上遠於三皇忽焉不祀而其禮經亦存其言今獨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義踰湯武可謂崇明報德矣無復重祀於非族也

高堂隆青龍中爲侍中領太史令以爲改在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王明王統也於是敷演舊章而改焉明帝從其議

晉杜預爲尚書武帝太始十年旣葬楊皇后於峻陽陵依舊制帝及群臣除喪卽吉先是尚書祠部奏從

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達議以爲今制所依蓋漢帝權制與於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有詔更詳議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旣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天下爲天子修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卽吉魏氏直以訖葬爲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衰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群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

通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輕典繇處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與尊同體宜復古典卒哭除衰麻以諒闇終制於義旣不應不除又無取於漢文乃所以篤喪禮也於是尚書魏舒問預證據所依預云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絕朞唯有三年喪也非謂居喪衰服三年與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喪而叔向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燕樂已早明旣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

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
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喪諒闇之證先儒舊說
徃徃亦見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
豈可謂終服三年耶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
衰麻三年者誰不推將來恐百世之主其理一也非
必不能乃事勢之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仲
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於是欽舒從
之遂命預造議奏日侍中尚書令司空魯公臣賈充
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大梁侯臣盧欽尚書新昏
伯臣山濤尚書奉車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書劇陽

子臣魏舒尚書堂賜子臣石鑿尚書豐樂亭侯臣杜
預稽首言禮官叅議博士張靖等議以爲孝文權制
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汚隆禮不得全皇太
子亦宜割情除喪博士陳達等議以爲三年之喪人
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今制將使
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日敦崇孝道所以風化
天下皇太子至孝著於內而衰服除於外非禮所謂
稱情者也宜其不除臣欽舒臣預謹按靖達等議
各見所學之一端未統帝者居喪古今之通禮也自
上及下尊卑貴賤物有其宜故禮有以多爲貴者有

以少爲貴者有以高爲貴者有以下爲貴者唯其稱也不然則本末不經行之不遠天子之與群臣雖哀樂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喪期無數虞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其後無文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餘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旣葬除喪而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喪事見於古

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旣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繇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苴杖經帶當遂其服旣葬而除諒闇以終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喪服已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苦枕塊以荒大政也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之君猶多

荒寧自從廢諒闇之制至今高宗擅名於徃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爲譏非譏天子不服終喪也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懼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於時預營陵廟故斂葬得在浹辰之內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畧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旣葬爲節合於古典然不垂心諒闇同譏前代

自泰始開元陛下追遵諒闇之禮慎終居篤允臻古制超絕於殷宗天下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矣諸侯惡其害已而削其籍今其存者唯士喪一篇戴聖之記雜錯其間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群臣之衆至廣不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旣葬祔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群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旣除而心喪皆曰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

本高宗所以致雍熙豈唯衰裳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居疑於屈伸厭降欲以職事爲斷則父在爲母暮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爲屬而長子不得有制體尊之義升階皆從不敢獨也禮諸子之職掌國子之倅國有事則帥國子而致之太子惟所用之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以喪服母爲長子妻爲夫妾爲主皆三年內宮之主可謂喪事揆度漢制孝文之喪紅禫旣畢孝景即吉於未央薄后竇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宮此可知也况皇太子配二至尊

與國爲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有曲而殺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已禮云非玉帛之謂喪云唯衰麻之謂乎此旣臣等所謂經制大義且卽實近言亦有不安全皇太子至孝蒸蒸發於自然號咷之慕匍匐殯官大行旣莫往而不反必想像乎故彷徨寢殿若不便從諒闇則東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爲承德官屬當獨衰麻從事出入殿省亦難以繼今將吏雖蒙同二十五月之事寧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身爲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

而况於皇太子臣等以爲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
闡終制於是太子遂以厭降之儀從國制除衰麻諒
闡終制於時外內卒聞預異議多恠之或者乃謂其
違禮以合時時預亦不自解說退使博士殷暢博採
典籍爲之證據令大義著明足以垂示將來暢承預
旨遂撰集書傳舊文條諸實事成言以爲定證以弘
指趣其傳記有與今議同者亦具列之傳舉一隅明
其會歸以證斯事

魏舒爲左僕射領吏部太康初上言今選六官聘以
玉帛而舊使御府丞奉聘宣成嘉禮費重使輕以爲
拜三夫人宜使卿九嬪使五官中郎將美人良人使
謁者於典制爲弘有詔詳之衆議異同遂寢
華嶠爲散騎嘗侍太康六年奏議曰先王之制天子
諸侯親耕籍田千畝后夫人躬蠶桑官今陛下以聖
明至仁修先王之緒皇后體資生之德合配乾之義
而坤道未光蠶禮尚闕宜依古式備斯盛典詔曰昔
天子親籍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蠶以備祭服所以聿
遵孝敬明教示訓也今籍田有制而蠶禮不俯繇中
間務多未暇崇備今天下無事宜修禮以示四海其
詳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參今宜明年施行於是蠶

於西郊蓋與籍田對其方也乃使侍中成粲草定其議

朱整爲尚書武帝太康八年有司奏婚納徵大婚用玄纁束帛加珪馬二駟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古者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馬酒米玄纁如故諸侯婚禮加納采告期親迎各帛五疋及納徵馬四匹皆令夫家自備惟璋官爲具致之整議按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以大璋漢高后制聘

后黃金一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馬四匹魏氏王娶妃公主嫁之禮用絹百九十疋晉興故事用絹三百疋詔曰公主嫁繇夫氏不宜皆爲傅物賜錢使足而已惟給璋餘如故事

傳咸爲車騎司馬晉初仍魏大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二社一稷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祠壇與廟俱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祀咸表曰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宗廟故冕而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親耕故自報自爲立社者爲籍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命故又爲

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
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
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爲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
自立之於京都也景侯此論據祭法大夫以下成群
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
則以置社爲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太社爲人間
之社未曉此旨也太社天子爲百姓而祀故稱天子
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群姓之衆
王者通爲立社故稱太社也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
以里所爲名左氏傳盟於清立之社是衆庶之社旣
已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都當安所立乎祭法又
曰王爲群姓立七祀王自爲立七祀言自爲者自爲
而祀也爲群姓者爲群姓而祀也太社與七祀其文
正等說者窮此因云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按祭
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墨
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社鬼有所歸乃不爲
厲今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
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議而後爲解而欲以口
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日思惟景侯之解亦未
易除也前被勅尚書召誥乃社於新邑惟一太牢不

二社之明義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無稷無牲矣說者曰舉社則稷可知苟可舉社以明稷何獨不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二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况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禮封人掌社設壇無稷字今帝社無稷盖出於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所掌壇之無稷字說者以爲畧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之稷特成祭議稱景侯論太祖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咸奏表以爲祭法之論景侯之解

交以此壞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太社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爲立京都也不知此論何從而出而與解乖上違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臣雖頑蔽少長學門不能默也謹復續上劉寔與咸議同詔曰社稷一神而相襲二位衆議不同何必改作其便仍舊議一如魏制其後摯虞奏以爲臣按祭法王爲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立社曰王社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又曰以血祭祭社稷則太社也又曰封

人掌設王之社壝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
爲群姓祈報祈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祝社釁鼓王
奉以從是也此皆三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尚書
召誥社於新邑之文詩稱乃立冢土無兩社之文故
廢帝社惟立太社詩書所稱各指一事又皆在公且
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前改
建廟社營一社之處朝議斐然執古正今世祖武皇
帝躬發明詔定二社之義以爲永制宜定新禮從二
社詔從之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雒京立二社一稷
其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太社保佑

萬邦悠悠四海咸賴嘉祥其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載
和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辰景福來造
擊虞爲尚書卽先是明堂郊祀以文帝配後復以宣
帝尋復還以文帝配其餘無所變革是則郊與堂同
配異配參差不同矣虞議以爲漢魏故事明堂祀五
帝之神親禮五帝卽上帝卽天帝也明堂除五帝之
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
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
繭栗噐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

物以薦三牲竝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
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幣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
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
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爲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太
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
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
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爲五精之帝佐天育
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庚午詔書
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
前太醫令韓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已

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議詔從之又
漢魏故事王公群妾見於夫人夫人不答拜晉新禮
以爲禮無不答更制妃公侯夫人答妾拜虞以爲禮
妾事女君猶婦之事姑妾服女君替女君不報則敬
與婦同而又加賤也名位不同本無酬報禮無不答
義不謂此先聖殊嫡庶之別以絕陵替之漸峻明其
防猶有僭違宜定新禮自如其舊詔可其議又漢魏
故事皇太子稱臣晉新禮以太子旣以子爲名而又
稱臣臣子兼稱於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虞以爲
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

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詔從之

賈充武帝時爲司空尚書河南尹王恂上言弘訓太后入廟合食於景皇帝齊王攸不得行其子禮充議以爲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皆謂奉統承祀非謂不得服其父祖也攸身宜服三年喪事自如臣制有司奏若如充議服子服行臣制未有前比宜如恂表攸喪服從諸侯之例帝從充議

東晉爲賊曹屬惠帝元康六年祿壇石中破爲二詔問石毀今應復不博士議禮無高祿置石之文未知造設所繇旣已毀破可無改造更下西府博議哲議

以爲石在壇上蓋主道也祭器弊則埋而置新今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時此議不用後得高堂隆故事魏青龍中造立此石詔更鑄

謝衡爲散騎嘗侍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詔通議衡以爲諸侯之太子誓與未誓尊卑體殊喪服云爲嫡子長殤謂未誓也已誓則不殤也中書令卞粹曰太子始生故曰尊重不待命誓若衡議已誓不殤則元服之子當斬衰三年未誓而殤則雖十九當大功九月誓與未誓其爲升降也微斬與大功其爲輕重也遠而今注云諸侯不

降嫡服大功為重嫡之服則雖誓無服有三年之理
 明矣男能奉衛社稷女能奉婦道各以可成之年有
 已成之事故可無殤非孩亂之謂也殤後者尊之如
 父猶無所加而止殤服恐以天子之尊為無服之殤
 行成人制耶凡諸宜重之殤皆士大夫不加服而令
 至尊獨居其重未之前聞也博士蔡克同粹秘書監
 摯虞議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
 亦體君重繇位成而服令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
 義絕暮故也於是御史以上皆服齊衰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十三

掌禮部

晉袁環元帝中興為治書御史時東海王越尸既為
 石勒所焚妃裴氏求招魂葬越朝廷疑之環與博士
 傅純議以為招魂葬是謂埋神不可從也帝然之雖
 許裴氏招魂葬越遂下詔禁之

冊府元龜 掌禮部

卷之五百七十五

丁潭爲琅邪王褒郎中令元帝建武元年褒薨潭上疏求行終喪日在三之義禮有達制近代以來或隨時降殺宜一正革以敦於後轍案令文王侯之喪官僚服斬旣葬而除今國無繼統喪廷無主臣實陋賤不足當重謬荷首任禮宜終喪詔下博議國子祭酒杜夷議古者諒闇三年不言下及周世稅哀致命春秋之時天子諸侯旣葬而除此所謂三代損益禮有不同故三年之喪繇此而廢然則漢文之詔合於隨時凡有國者皆宜同也非施於帝皇而已按禮殤於無後降於成人有後旣葬而除今不得以無後之故

而獨不除也愚以丁郎中應除哀麻自宜主祭以終三年太掌賀循議禮天子諸侯俱以至尊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古以來其例一也故禮盛則全其重禮殺則從其降春秋之士天子諸侯不行三年主於臣爲君服亦宜以君爲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相官屬爲君斬衰旣葬而除以令文言之明諸侯不以三年之喪與天子同可知也若若遂服則臣子輕重無應除者也若當皆除無一人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故大功之親主人喪者必爲再制練祥未有以大功之服至人三

年喪者也苟爲諸侯與天子同制國有嗣王自不全服而人主居喪素服主祭三年不攝吉事以尊令制若當遠迹三代令復舊典不依法令者則諸侯之服貴賤一例亦不得唯一人於是詔使除服心喪三年鍾雅爲尚書右丞時元帝有事於太廟雅奏曰陛下繼承世數於京兆府君爲玄孫而今祝文稱曾孫恐此因循之失宜見改正又禮祖之昆弟從祖父也景皇帝自以功德爲世宗不以伯祖而登廟亦宜除伯祖之文詔曰禮事宗廟自曾祖已下皆稱曾孫此非同循之失也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

稱伯祖不安如所奏

孔愉爲中書侍郎元帝太興元年四月合朔愉奏曰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鼓於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於朝臣自攻也按尚書符云若日有變便擊鼓於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輒勅外改之
賀循爲太嘗太興初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爲世則穎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嘗循議以爲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

懷帝成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武帝議者以聖德冲遠未便改舊諸如此禮通所未諭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繇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爲一世而上毀二世爲一世今以惠帝之來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有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况可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

數居然自八此盡有繇而然非爲數之掌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爲廟中嘗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旣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旣輕重義異又

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之禰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爲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世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世六世之祖豫章六世俱不應毀今旣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爲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

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尚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答義深備竟從循議焉循又奏元帝父琅琊恭王宜稱皇考循議曰按禮子不敢以已爵加父元帝納之長且溫嶠爲驃騎長史太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太嘗言今聖上繼武皇帝宜準漢世祖故事不親執觴爵又曰今上承繼武帝而廟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嘗賀循博士傳純竝以爲惠懷及愍宜別立廟然臣

愚謂室當以客主爲限無拘嘗數般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推此論之宜還復豫章穎川全拘七廟之禮嶠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旣非禮文且光武奮劍振起不策名於孝平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讖又古不共廟故別立焉今上以策名而口殊於光武之事躬奉蒸嘗於繼旣正於情又安矣太嘗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宜驃騎將軍王導從嶠議嶠又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爲一世則不祭禰反不及庶人帝從嶠議悉施用之於是乃更定制還後豫章穎川於昭穆之位以同惠帝嗣武故事而惠懷愍三帝自從春秋尊卑之義在廟不替也

卞壺爲尚書令明帝太寧三年三月立皇子衍爲皇太子詔曰禮無生而貴者故帝元子方之於士而漢魏以來尊崇儲貳使官屬稱臣朝臣咸拜此甚無謂吾昔在東宮未及啓華今衍幼冲之年使臣先達將令日習所見謂之自然此豈可以教之邪王者其下公卿內外通議使必允禮中壺議以爲周禮王后太子不會明禮同於君皆所以重儲貳異正嫡苟奉之如君不得不拜矣太子若存謙冲故宜答拜臣以爲

皇太子之立郊告天地正位儲官豈得同之皇子揖讓而已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拜從之

荀爽爲侍中成帝咸和中時通議元會日帝應敬司徒王導及博士郭熙杜援等以爲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敬侍中馮懷議日天子脩禮莫盛於辟雍當爾之日猶拜三老况今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事下爽議日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又至尊與公書手詔則日頓首言中書爲詔則云敬問散騎優冊則日制命令詔文尚異况大會之與小會理豈同得詔從之

王導成帝時爲司徒先是會稽內史周札兄子筵爲吳興內史王敦使人告札及諸兄謀不殊嚴之敦死札筵故吏訟寃宜加贈謚事下八座尚書下臺議以札石頭之役開門延寇遂使賊敦恣亂札之責也追贈意所未安懋筵兄弟宜復本位導議以札在石頭忠存社稷義在亡身至於往年之事自臣等有識以上與札情豈有異此言實貫於聖鑒論者見奸逆旣彰便欲徵往年已有不臣之慚即復使爾要當時衆所未悟旣悟其姦萌札與臣等便以身許國死而後已札亦尋取梟夷朝廷檄命旣下大事旣定便正以

為逆黨邪正失所進退無據誠國體所宜深惜臣謂
宜與周顛戴若思等同例尚書令郝鑒議曰夫褒貶
臧否宜令體明例通今周戴以死節復位周札以開
門同例事異賞均意所疑惑如司徒議謂往年之事
自有識以上皆與札不異此為邪正坦然有在昔宋
文夫禮華樂荷不臣之罰齊靈嬖孽高厚有從昏之
戮以古况今譙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責何加贈復位
之有乎今據已顯復則禮宜貶責明矣導重議曰省
令君議必札之開門與譙王周戴異今札開門直出
風言竟實事邪便以風言定褒貶意莫若原情考微

也論者謂札知隗協亂政信敦營救苟正救信姦佞
除即所謂流四凶族以隆人主巍巍之功耳如此札
所以忠於社稷也後敦悖謬出所不圖札亦闔門不
同以此城族是其死於為義也夫信敦當時之營救
不圖將來之大逆惡隗協之亂政不失為臣之真節
者于時朝士豈惟周札耶若盡謂不忠懼有誣乎譙
王周戴各以死衛國斯亦人臣之節也但所見有同
異然期之於忠故宜申明耳即如令君議宋華齊高
其在隗協矣昔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若以
死為賢則管仲當貶若以不死為賢則召忽之死為

失先典何以兩通之明爲忠之情同也死雖是忠之一目亦不必爲忠皆當死也漢祖遺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違命天下共誅之後呂后王諸呂周勃從之王陵廷爭可不謂忠乎周勃誅呂尊文安漢社稷忠莫尚焉則王陵又何足言而前史兩爲美談固知死與不死爭與不爭苟原情盡意不可定於一槩也且禮闈館定謚違逆黨順受戮凶邪不負忠義明矣鑒又駁不同而朝廷竟從導議追贈札衛尉遣使者祠以少牢

蔡謨爲太常咸康四年成帝臨軒使拜太傅太尉司

空儀注大樂宿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宴享則無設樂之制謨議曰凡敬其事則備其禮禮備則制有樂樂者所以敬事而明義爲耳目之娛故冠亦用之不惟宴享宴享之有樂亦所以敬實也故卻至使楚楚子享之卻至辭曰不忘先君之好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尋斯辭也則宴樂之意可知也公使大臣人君所重故御坐爲起在輿爲下言稱伯舅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日御親臨軒百僚陪列此卽敬事之意也古者天王享下國之使及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又曰

採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歌之今命大臣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有之重亦宜然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議奏從焉

虞譚爲衛將軍咸康七年詔使內外詳議武悼楊后配廟之儀譚議曰世祖武皇帝光有四海元皇后應乾作配元后旣往悼后繼作至楊駿肆逆禍延天母孝懷皇帝追復號謚豈不以鯀殛禹興義在不替者乎又太寧二年臣忝宗正帝譜氓棄罔所循按時博諮舊齒以定昭穆與故驃騎將軍華尚書荀崧侍中

荀邃因舊譜參論撰次尊號之重一無改替今聖上孝思祇肅禋祀詢及群司將以恢定大禮臣輒思詳伏見惠皇帝起居注群臣議奏列駿作逆謀危社稷引魯之文姜漢之呂后臣竊以文姜雖莊公之母實爲父讐呂后寵樹私戚幾危劉氏按此二事異於今日昔漢章帝竇后殺和帝之母和帝即位盡誅諸竇當時議者欲貶竇后及后之亡欲不以禮葬和帝以奉事十年義不可爲臣子之道務從豐厚仁明之稱表於徃代又見故尚書僕射裴頴議悼后故事稱繼母雖出追服無改是以孝懷皇帝尊崇號謚還葬峻

陵此則母子道全而廢事蕩革也於時祭於弘訓之宮未入太廟蓋是事之未盡非義典也若以悼后復位爲宜則應配食世祖若復之爲非則譜謚宜闕未有位號居正而偏祠別室者也若以孝懷皇帝私隆母子之道特爲立廟者此苟崇私情有虧國典則國譜帝諱皆宜除棄匪徒不得同祀於世祖之廟也會稽王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充尚書令諸葛恢尚書謝廣光祿勳留擢丹陽尹殷融護軍將軍馮懷散騎常侍鄧逸等咸從譚議繇是太后配食武帝

顧臻爲散騎常侍咸康七年上表曰臣聞聖王制樂讚揚治道養以仁義防其淫泆上享宗廟下訓黎民體五行之正音協八風以陶氣宮聲正方而好義角聲堅齊而率禮絃歌鐘鼓金石之作備矣故通神至化有率舞之感移風改俗致和樂之極末世之伎設禮外觀逆行連倒頭足入管之屬皮膚外剥肝心內摧敦彼行葦猶謂勿踐矧伊生民而不惻愴加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耳聆雅頌之聲目覩威儀之序足以踰天頭以履地反兩儀之至順傷彝倫之大方今夷狄對岸外禦爲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難過秦之費日廩五升方掃神州經畧中甸若此之事不可示遠宜

下太嘗纂脩備樂簫韶九成惟新於盛運功德頌聲永著於來葉此乃所以燕及皇天克昌厥後者也雜伎而傷人者皆宜除之流簡儉之德邁康哉之詠清風旣行民應如草此之謂也愚管之誠惟垂採察於是除高絙紫鹿跋行鼈食及齊王捲衣竿兒等樂又減其廩其後復高絙紫鹿焉

顧和爲太嘗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將北郊有疑議和表泰始中合二至之禮於二郊北郊之月右無明文或以夏至或用同陽漢光武正月辛未是北郊此則與南郊同月及中興草創百度從簡合七郊於一丘

憲章未備權用斯禮蓋時宜也至咸和中議別立北郊同用正月魏承後漢正月祭天以地配時高堂隆等以爲禮祭天不以地配而稱周禮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於是從和議後爲尚書令時汝南王統江夏公衛崇竝爲庶母制服三年和乃奏曰禮所以軌物成教故有國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統斯人倫之紀不二之道也爲人後者降其所出奪天屬之性顯至公之義降殺節文著於周典按汝南王統爲庶母居廬服重江夏公衛崇本繇疎屬開國之緒近喪所生復行重制違冒禮度肆其私情閭閻許其過厚談

者莫與爲非則政道陵遲繇乎禮廢憲章顛替始於
容違若弗糾正無以齊物皆可下太嘗奪服若不祗
于命應加貶黜詔從之

謝尚康帝時爲司徒西曹掾時有遭亂與父母乖離
議者或以進仕理王事婚姻繼百世於禮非嫌尚議
曰典禮之興皆因循情理開通弘勝如運有屯夷要
當斷之以大義夫無後之罪三千所不過今婚姻將
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寒也然至於天屬生離
之間父子乖絕之痛深者莫深於茲夫以一體之小
患猶或忘思慮損聽察况於抱傷心之巨痛懷切但

之至戚方寸旣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有心之人决不
冒榮苟進冒榮苟進之儔必非所求之古徒開偷薄
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丘園守心不革者猶
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况含艱履戚之人勉之以
榮貴耶

殷駟爲太掌穰帝即位幼冲褚太后臨朝時議后父
褚裒進見之典蔡謨王彪之竝以虞舜漢高祖猶執
子道况后乎王者父無拜禮尚書八座議以爲純子
則王道缺純臣則孝道虧謂公庭如臣私覲則嚴父
爲允駟議依鄭玄議衛將軍裒在公庭則盡臣敬太

后歸寧之日自如家人之禮太后詔曰典禮誠所未詳如所奏事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征西將軍翼南中郎尚議爲父尊盡於一家君敬重於天下鄭玄議合情禮之中太后從之

孫綽爲尚書郎永和二年七月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尹當遷祧室昔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毀主中興之初權居天府君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太嘗馮懷表續太廟奉還於西儲夾室謂之爲祧疑亦非禮今京兆遷入是爲四世遠祖長在太廟之上昔周室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皇爲主而四世居之

是屈祖就孫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領司徒蔡謨議四府君宜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屈以祭之日征西東面處宣皇之上其後遷廟之主藏於征西之祧祭薦不絕護軍將軍馮懷議禮無廟者爲壇以祭可立別室藏之至殷禘則祭於壇也輔國將軍譙王司馬無忌等議禘諸儒謂大王王季遷主藏於文武之祧如此府君遷主宜在宣帝廟中然今無寢室宜變通而改築又殷祫太廟征西東面綽與無忌議同日太祖雖位始九五而道以從暢替人爵之尊篤天倫之道所

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爲壇
去壇爲墀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右室有
禱則祭於壇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喜答曰漢
世韋玄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
之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側室而祭則不如永藏
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無祭是時簡文爲
撫軍將軍與尚書郎劉邵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
右室禱祫乃祭如先朝舊儀時陳留范宣兄子問此
禮宣答曰舜廟所以祭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毀不
居舜廟上不序昭穆今四君號猶依本非以功德致

祭也若依虞主之瘞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
埋則又非本廟之階宜思其變則築一室親未盡則
禘祫處宣帝之上親盡則無緣下就子孫之列其後
太嘗劉遐等同蔡謨議博士或疑陳於太祖者議皆
其後之毀主愚按古義無別前後之文也禹不先鯀
則遷主居太祖之上亦可疑也於是京兆入西儲同
謂之祧如前三祖遷主之禮故正宣猶十一也
王彪之爲太嘗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彪之大引
經傳及諸故事以定其禮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
之義遂建議曰王者之於四海無非臣妾雖父兄之

親師友之賢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以定乾坤之儀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禮無王者此制近求史籍無王者此比於情不安於義不通按咸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訓太后母臨天下而無命戚屬之臣爲武皇后兄主婚之文又考大晉已行之事咸寧故事不稱父兄師友則咸寧華嘗所上禮合於舊臣愚謂今納后儀制宜一依咸寧故事於是從之何琦爲涇縣令升平中論備五嶽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載一巡狩順時之方柴燎五嶽望於山川徧於

群神故曰因名山并中於天所以昭告神祇享報功德是以災厲不作而風雨寒暑以時降及三代年數雖殊而其禮不易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著在經紀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水雖不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畫得比大川之祀而正立之祀可以闕哉自永嘉之亂神州傾覆茲事替矣惟瀟之天柱在王畧之內也舊臺選百戶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廬江郡堂進太史兼假四時禱賽春釋寒而冬請水咸和記人又復隳替計今非典之祀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

費則百姓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爲簡闕禮俗頽紊人
神雜擾公私奔惑漸以繁滋良繇頃國家多難日不
暇給草建廢滯事有未遑今元愍已殲宜修舊典嶽
瀆之域風教所被來蘇之衆咸蒙德澤而神明禋祀
未之或甄巡狩柴燎其廢尚矣崇明前典將俟皇輿
北旋稽古憲章大釐制度俎豆牲牢祝假辭說舊章
靡記可令禮官作式歸諸誠簡以達明德馨香如斯
而已其諸妖孽可粗依法先去其甚俾邪正不黷特
不見省

江彰爲尚書僕射哀帝即位欲尊崇章皇太妃太司

馬桓溫議宜稱太夫人彰議曰虞舜體仁孝之性盡
事親之禮貴爲天王富有四海而瞽叟無立錫之地
一級之爵蒸蒸之心昊天罔極寧當忍父卑賤不以
爲號顯之豈不以子無曾父之道理窮義屈靡所屑
情者哉春秋經日紀季姜歸子京師傳曰父母之於
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言子尊不加父母也或
以爲子尊不加父母則武王何以追王大王王季文
王乎周之三王德配天地王跡之興自此始也是以
武王仰尋前緒遂奉大命追崇祖考明不以子尊加
父母也按禮幼不誅長賤不誅貴幼賤猶不得表彰

長貴况敢錫之以榮命邪漢祖感家令之言而尊大
公荀悅以為孝莫大於嚴父而以子貴加之父母家
令之言過矣爰逮孝章不上賈貴人以尊號而厚其
金寶幣帛非子道之不致也蓋聖典不可踰也當春
秋時庶子承國其母得為夫人不審直子命母即故
當告於宗祧以先君之命命之耶竊見詔書當臨軒
拜授貴人為皇帝太妃今稱皇帝策命命貴人斯則
爵母也貴人北面拜授斯則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
位定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
之雖顯明國典而實廢之且人主舉動史必書之如

當載之方策以示後世無乃不順乎竊謂應告顯宗
之廟稱貴人仁淑之至宜加殊禮以酬鞠育之惠奉
先靈之命事不在已妃后雖是配君之名然自后以
下有夫人九嬪無稱妃焉桓温謂宜進號太夫人非
不允也如以夫人為少可言皇太夫皇君也君太夫
人於明禮順矣帝特以下詔拜皇太妃又詔曰朝臣
不為太妃敬為合禮下太嘗江道議位號不及不盡
應故

孔巖為尚書左丞隆和九年詔天文失度太師雖有
禳祈之事猶覺青屨彰今欲依洪祀之制於太極殿

前廷親執虔肅嚴奏日洪祀雖出尚書大傳先儒所
不究歷代莫之與承天接神豈可疑殆行事天道無
親惟德是輔陛下祗順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消災復
異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丘禱久矣豈須屈萬乘
之尊修雜祀之事君舉必書可不慎與帝嘉之而止
江道爲太嘗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書洪祀之制
於太極前殿親執虔肅奠以免咎使太嘗集博士草
其制道上疏諫曰臣尋史漢舊事藝文志劉向五行
傳法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又其文
惟說爲祀而不載儀注此蓋久遠不行之事非嘗人

所參較按漢儀天子所親之祀惟宗廟而已祭天於
雲陽祭地於汾陰在於別宮遙拜不詣壇所其餘群
祀之所必在幽靜是以圓丘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
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設群臣之坐行親卜之禮準之
舊典有乖筮式臣聞妖胥之殺所以鑒悟時主故寅
畏上通則宋災退度德禮增修則殷道以隆此往代
之成驗不易之定理頃者星辰頗有變異陛下祗戒
之誠達於天人在予之懼忘寢與食仰虔玄象俯疑
庶政嘉祥之應實在今日而猶乾乾夕惕思廣茲道
誠實聖懷殷勤之至然洪祀有書無儀不行於世詢

訪時學莫識其禮且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陽日神陰日靈舉國相率而行祀順四時之序無令過差今按文而言皆漫而無適不可得詳若不詳而修其失不小帝不納適又上疏曰臣謹更思尋叅之時事今疆戎據於關雍桀狄縱於河朔封豕四逸虜劉神州長旌不捲鉦鼓日戒兵疲人困歲無休已人事弊於下則七曜錯於上災沴之作固其宜然又頃者以來無乃大異彼月之蝕義見詩人星辰莫同載於五行故洪範不以爲沴陛下今以晷度之失同之六沴引其輕變方之重責求已篤於禹湯憂勤喻乎日昃將修

大祀以禮神祇傳曰外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然則神必有號祀必有義按洪祀之文惟神靈大畧而無所祭之名稱舉國行祀必無貴賤之阻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醴之奠儀法所用缺畧非一若率文而行則舉義皆闕有所施補則不統其源漢侍中盧植時之達學受法不宥則不敢厝心誠以五行深遠神道幽昧探賸之求難以掌思錯綜之禮不可一覈誠非至精孰能與此帝猶勅撰定適又陳古義帝乃止徐藻爲太學博士孝武大元元年崇德太后褚氏喪后於帝爲從嫂或疑其服藻議資父事君而敬同又

禮傳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儀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服齊衰朞於是帝制朞服

范甯爲中書侍郎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及應蒸祠甯奏按喪服傳有死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別長幼之與貴賤也皇女雖在嬰孩臣竊以爲疑於是尚書奏使三公行事

康弘之爲博士太元十二年議二王坐與太子先後

弘之及尚書參議竝以爲陳留國之上賓皇太子雖國之儲貳猶在臣位陳留王坐應在太子之上

徐邈爲祠部郎中孝武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詔曰昔建太廟每事從儉太祖虛位明堂未建郊祀國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闕然便可詳議邈議圖丘郊祀繼典無二宣皇帝掌辨斯義而簡以聖典爰及中興備加研極以定南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改也謂仍舊爲安武皇帝建廟六世祖三昭三穆宣皇帝創基之主寔惟太祖而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也權虛東何之位也兄弟相及義非二世故當今廟祀世

數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違事七之義矣又禮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廟蓋謂支裔援立則親近必復京兆府君於今六世宜復立此室則宣皇未在六世之上須前世既遷乃太祖位定耳京兆遷毀宜藏主於右室雖禘祫猶弗及何者傳稱毀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謂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孫陰室四主儲嗣之重升祔皇祀所託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食之孫與之俱毀明堂方圓之制綱領已舉不關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下為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無廢於二京也明堂所祀之神積疑莫辯按易殷薦上

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上帝亦為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典祀同周禮四主故竝言之若上帝是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侍中車裔議同又曰明堂之制既其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雖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廈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從俗乎九服咸寧河朔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崇而修之時朝議多同於是奏行所改又元帝鄭夫人生簡文帝孝武太元十九年尊號簡文太后時群臣希旨多謂鄭太后應配食於元帝者帝以問邈邈曰臣按

陽秋之義母以子貴魯隱尊桓母別考仲子之宮而不配食於惠廟又平素之時不伉儷於先帝至於子孫豈可爲祖考立配其崇尊盡禮繇於臣子故稱太后陵廟備與若乃祔葬配食則義所不可從之

車喬爲侍中領國子博士太元中尚書符問王公已下見皇太子儀及所衣衣服喬議朝臣宜朱衣褙幘拜敬太子答拜按經傳不見其文故太傅羊祜歲慶太子稱叩頭死罪此則拜之證也又太寧三年詔議其典尚書卞壺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拜其朱衣冠冕惟施之天朝宜褙幘而已朝議多同又臺符問皇

太子旣拜廟朝臣奉賀應上禮與不云百辟卿士咸預盛禮展敬拜伏不須復上禮准方伯牧守不覩大禮自非酒宰貢羞無以表其誠故宜有上禮猶如元正大慶方伯莫不上禮朝臣奉璧而已太學博士庾弘之議按咸寧三年始平濮陽諸王新拜有司奏依故事聽京城近臣諸王公主應朝賀者復上禮今皇太子國之儲副旣已崇建普天同慶謂上禮奉賀同徐邈又引一有元良慶在於此封諸侯及新宮上禮旣有前事亦皆已瞻仰致敬而又奉觴上壽應亦無疑也

劉熹爲祭酒時中山王睦表乞依六蓼祀臯陶卽祀
祀相立廟事下太宰依禮典平議熹與博士議禮記
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是則立
始祖之廟謂嫡統承重一人得立耳假令支弟竝爲
諸侯始封之君不得立廟也今睦非爲正統若立祖
廟中山不得竝也後世中山乃得爲睦立廟爲後世
子孫之始祖耳詔曰禮文不明此制度大事宜令詳
審可下禮官博議乃處當之

冊府元龜

